



孔子家語卷之三

觀周第十一

郝陽何孟春註



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室周守藏博古知今則

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歷聘紀年孔子三

昭留七年又去適周考史記不同孔子初適周在魯

孟僖子將卒屬南宮敬叔并仲孫何忌曰孔子聖人

之後二子必師而學禮樂焉及卒二子請命於昭公

來師孔子謂曰吾聞周有老聃通禮樂之原明

道德之歸吾將問之今往矣二子歸告於昭公曰孔

子將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

子車一適周願君以乘資之臣請與往公曰諾遂賜孔

問禮於老聃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今

按禮記孔子有吾聞諸老聃之言始即當時在周所
問之禮而註禮者謂非著五千言之老聃夫五千言
則老聃時者更有何老聃之人舍比人訪樂於萇弘
子訪樂在問禮之前孔叢子弘謂劉文公曰吾觀仲
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龍顏黃帝之形貌也脩肱而
龜背長九尺六寸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躬歷
履謙讓治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與者乎
郊社之所祭處考明堂之則朝諸侯處察廟朝之度
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王也
及去周紀年孔子年四十一歲與史記不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
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雖不能富貴而竊仁者
之號請送子以言乎凡當今之士聰明深察而近於
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辯閑遠而危其身者好發人

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
不敢有其身也孔子曰敬奉教自周反魯道彌尊矣遠方弟

子之進者蓋三千焉○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

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狀與廢之誠焉

淮南子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跡見成敗之變以此言考之其信然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

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扆狀如屏風以絳為質高八尺東西當戶墉之

間繡為斧文故曰斧扆天子見諸侯則立負之而南面以對諸侯也武王崩太子成王誦幼而踐阼周公

相之故抱以負斧扆也王應麟曰有周盛時褒賞功德或藏於盟府或記於太常或銘於昆吾之鼎獨周

公有大勳勞於天下乃繪象於明堂之墉期億萬年無忘師保之德使睹之者肅然動心願竭忠盡瘁追

配前人漢唐圖畫殿閣之事亦不為無本矣孔子徘徊而

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夫明鏡所以察形

往古所以知今人主不務襲跡於其所以安存而忽

怠於其所以危亡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

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說苑作孔子之周觀于太廟即太廟也

陛之前有金人焉鑄金為人磨堯聖參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皇覽記陰謀黃帝金人器銘武王問尚父曰五帝之誠可得聞乎尚父曰

黃帝之誠曰吾之居民上也搖搖恐夕不至朝故為金人三封其口曰古之慎言然則右稷之廟孔子之

此所見者殆即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

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安必有危樂極生哀無行所悔所悔之事前車

也覆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

殘其禍將然勿謂不聞神將伺人說苑作天妖焰焰

一作災災不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

或成網羅毫末不札說苑作青將尋斧柯物皆自微至著積小

成大人之徐禍何以異此誠能慎之福之根也曰是

嘗見汲善亦有此數句伏彊梁者不得其死

何傷禍之門也老子禍兮福之所伏彊梁者不得其死

老子書載此句又徒好勝者必遇其敵其事好還故持曰堅彊者死之徒盜憎主人其主怨其上被盜

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物盜憎主人怨其上

有言則不利於盜故盜憎主人為民上者必有以教乎民而民不能以盡從也故民怨其上左傳伯宗妻戒伯宗亦有是言豈習聞之與說苑作盜怨主人害其貴夫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高貴而驕自遺其咎

多藏必厚
亡也久矣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上也
上說苑
故下

知衆人之不可先也
故後之
老子謂欲上民必以身後

之欲上欲先之
温恭慎德使人慕之
不自見故明不自

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唯
執雌持下人莫踰之
其後

其身而身先
外入皆趨彼我獨守此
知其雄守其雌知其

榮守其辱
自知不自見
自人皆惑之我獨不徙
處衆

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人皆惑之我獨不徙
處衆

所惡衆人皆遺
內藏我智不示人技
和其光同其塵

若我獨悶悶
我雖尊高人弗我害
處上而民不重誰

能於此
此者
江海雖左
地道以右為尊
長於百川以

其卑也
老子書亦曰江海所以為百谷王故君子居則貴左天

道無親而能下人
一作常與善人天之道戒之哉

文志道家有黃帝銘六篇皇覽撰集於魏文帝時漢

七畧之書猶存金人銘王應麟謂即黃帝六篇之一

知也
今未之見不異孔子既讀斯文也顧謂弟子曰小子

識也
音之此言實而中情而信
說苑孔子顧謂弟子曰

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於此豈

以口遇禍哉按此銘大都與老子書合今揆於下

抑以其見周柱史之言不為無

弟子行第十二

衛將軍文子
記將軍文子注彌牟也春按左傳乃才

軍氏諧同故相素與
問於子貢曰吾聞孔子之施教也
先之以詩書而道之以孝悌說之以仁義

之以禮樂觀示然後成之以文德謂文即詩書禮樂

所謂德即孝弟仁義孝弟仁義克盡而德成矣文則

不止於詩書禮樂也記有之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

正業朱子曰古者唯習詩書禮樂如易則掌於太卜

春秋則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足正業也子思述

孔子之學必始於詩書終於禮樂蓋升堂入室者七十有

餘人論語由也升堂也其孰為賢子貢對以不知文子

曰請聞其行去聲子貢曰夫能夙興夜寐諷誦崇禮

諷誦古訓行不貳過稱言不苟是顏回之行也若逢

崇高儀文有德之君世受顯命不失厥名在貧如客在貧如為

貧自使其臣如借使其臣如所借之不遷怒不深怨

不錄舊罪三者皆有德是冉雍之行也不畏彊禦不

侮矜寡矜與其言循性材任治戎是仲由之行也孔

子和之以文彊乎武哉文不勝其質子路好勇雖學

氣質未恭老卹幼不忘賓旅好學博藝省物而勤也

藝有六禮樂射御書是冉求之行也孔子語之曰好

學則知卹孤則惠人德恭則近禮勤則有繼已能者

忘而未能者可以有得也子貢以冉齊莊而能肅志

通而好禮擯相兩君之事朝聘會同必有擯相者篤

雅而有節齊莊能肅是其篤雅是公西赤之行也孔

子曰二三子之欲學賓客之禮者其於赤也論語赤

立於朝可使滿而不盈實而若虛過之如不及其德

敢言於人無所不信其驕人也常以浩浩浩浩孟子言

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以是曾參之行也孔子

曰夫孝德之始也弟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

正也參行夫四德者也美功不伐貴位不喜不侮不

佚不伐故不侮於人不傲無告傲猶是顓孫師之行

也孔子曰其不伐則猶可能不伐不喜其不弊百姓則仁

也傲夫子以其仁為大學之深送迎必敬上交下接

若截焉截然各是卜商之行也貴之不喜賤之不怒

苟利於民矣廉於行已是澹臺滅明之行也先成其

慮及事而用之先事而慮及其至故動則不妄是言

偃之行也獨居思仁公言仁義獨居無行但思仁公

也其於詩也則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論語南容三復

也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是官

緇之行也孔子信其能仁以為異士異眾之士論語

若人自見孔子出入於戶未嘗越履所履往來過之

是不履影行必正啓蟄不殺蟄藏也啓蟄謂昆蟲之

二月蟄方長不折方長謂草木月令二月草木萌執

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記高柴執喪君子以為

齒不言不笑也不笑可也安得不言言安得不見齒

春曰不然見齒蓋謂笑也記笑不見齒則見齒是六是言為見齒者是言為見齒者是高柴之行也凡此諸子賜之所親

觀者也吾子有命而訃賜也固不足以知賢

唯聖知聖唯賢知賢此賜謙也宋太平御覽載家語孔子曰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罪是冉雍之行也云云至是高柴之行也下繼之曰不念舊惡蓋伯夷之行也畏天而敬人蓋趙文子之行也國家有道其言之足以治無道其默之足以出蓋銅鞮伯華之行也外寬而內亡直已而不直人以善自終蓋蘧伯玉之行也孝恭慈仁允德圖義終貧去怨輕賤不道蓋柳下惠之行也君有道則從命無道則衡命蓋晏平仲之行也此既非文子所問於子貢而專論弟子行者既以為孔子之言而夷齊輩乃序於諸弟子之後何也此得大戴禮觀之乃知是孔子以告子貢者戴禮實取家語成書家語顧闕畧焉城源存未此之謂矣

賢君第十三

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君孰為最賢孔子對曰抑

有衛靈公乎靈公名元公曰何也孔子曰公子渠牟靈公弟公

孫其智足以治千乘其信足以守之靈公愛而任之

又有士林國者見賢必進之說苑有士曰王林者國有賢人必進之王林人

姓名也而此曰林國者則林姓而國名矣自下文慶

是文法觀之說苑為是此殆後人因林國上下字脫

誤而遷無不達也不能達而退與分其祿足以無游

放之士達者得政窮者得養靈公賢而尊之又有士曰慶足者

國有大事則起而治之無不濟也無事則退而容賢

退避賢路容賢人之在朝也靈公悅而敬之又有大夫曰史鮪鮪字

魚子以道去衛道不合而去而靈公郊舍三日國郊琴瑟不

御必待史鮪之入而後敢入臣以此取之不亦可乎

君道莫大於用賢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當今之時君子誰賢對曰衛靈公公曰吾聞之其閨門之

內姑姊無別對曰臣觀於朝廷未觀於堂陛之間也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之國其信足以守之而靈公愛之又不能達退而分與其祿而靈公尊之又有士曰慶足國有大事則進而治之無不御待史鮑之入也而後○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為最賢孔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鮑叔鄭有子皮罕虎字則賢者矣子貢曰然則齊無管仲管夷仲鄭無子產乎公孫僑子曰賜汝聞用力為賢乎盡職進賢為賢乎以人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進管仲左傳莊公九年齊小白入于齊子糾之難管仲請囚鮑叔受而脫之歸以告曰管夷吾治於子皮達子產遠同進襄三十年高俟使相可也公從之

政產乃皮從兄弟子皮以為忠而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未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賢已賢於已者臣道莫大於進賢也韓詩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鮑叔有子皮子

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東里子產之有所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乎孔子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加焉○顏淵問於孔子曰

何以為身治也孔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於

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於眾信則人任之勤斯四者

可以政國為政豈特一身者哉說苑顏回將西游問孔子曰何以為身

孔子曰恭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眾敬則人愛

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敬則人所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况於身乎故不比數而臨難乃謀○子路問於孔子曰賢君治國所先者何

說苑子路問於孔子曰在於是尊賢而賤不肖子路曰

由聞晉范中行氏范昭子士吉射寅尊賢賤不肖矣其

亡何也左傳定十三年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

亡謂其以亂失位也其死在孔子後死而後齊此所謂

韓趙魏共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也賤不肖

而不能去也范氏於張柳朔王生中行賢者知其不

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賤已而讎之賢者怨之不

肖者讎之怨讎並存於國鄰敵構兵於郊鄰敵趙鞅

信魏曼多雖欲無亡豈可得乎說苑○孔子喟然歎

曰嚮使銅鞮伯華無死銅鞮晉大夫羊舌赤之邑赤

先天下其有定矣子路曰由願聞其為人也何若孔

子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其壯也勇而不屈其老也有

道而能下人已之有道既足以感同類而又能下人

道其言足以與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蓋銅有此三

者以定天下何難乎子路曰其幼也敏而好學則可

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則可也若夫有道下人何哉本

作若夫有道子曰由汝不知也吾聞以衆攻寡無不

克也多助以貴下賤無不得也大得昔者周公居家

宰之尊制天下之政而猶下白屋之士白屋未受祿

日見百七十人斯豈以無道史稱周公握髮吐哺下

士七十人豈無道哉

欲得士之用也惡有有道而不下天下君子哉說苑

有道而能下天下○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

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為之奈何孔

子曰省力役使民有餘力薄稅斂使民有遺利則民富矣得享

敦禮教使民化於善遠罪矣使民不近刑辟則民壽矣得終公曰

寡人欲行夫子之言恐吾國貧矣因薄稅斂而發說

使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矣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

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詩大雅洞酌之篇愷樂也悌易也

德大且長者則為民父母也未有其子富而父母

貧者也論語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得此意矣說苑同

辨政第十四

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說苑作景公夫子曰政

在節財魯君問政說苑夫子曰政在諭臣諭教葉公

問政楚葉縣令沈諸梁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論語近者說遠者來三

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則政異端乎異端猶言

道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為國奢乎臺榭淫乎苑

囿韓子齊景公築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齊多一日而

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千當作百謂以大故曰政在

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孟叔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

侯之賓距絕也諸侯之賓自他國來而求仕者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

臣夫荆楚國荆其地廣而都狹十邑民有離心地廣

莫安其居故也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

為政殊矣詩不云乎相亂蔑資曾莫惠我師詩大雅

相詩作喪息浪切蔑與滅同沒也資如資齊之資惠順師衆也此傷奪侈不節以為

亂者也匪其正共音惟王之邛詩小雅巧言之篇邛

能供其職事徒以為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亂離

斯瘼奚其適歸詩小雅四月之篇作亂離瘼矣爰其

也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察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

乎哉為亂之病各有所在則已亂之藥各有所施也

載此以論三公一為選賢而德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道

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非之謂

知下欲立禁而行誅也禁制民欲以蓋已之奢淫是

割股肉而實腹也臣之欺弊不有以飾之而果於一

旦之法是剖膜而剔癰也民去我矣不為之所而刑

以從事是舉杖而呼狗張弓而祝鳥也其有濟乎而

非敢持其說與夫子辯甚哉小人○子貢問於孔子

曰夫子之於子產晏子齊晏平可謂至矣謂敬之敢

問夫子所以與之者與猶取也孔子曰夫子產於民為

惠主惠民之主論語子產惠人於學為博物左傳子

言晉侯之疾晉侯聞晏子於君為忠臣史晏平仲在

則危言不語及之則危行國有而行為敬敏論語晏

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是也而行為敬敏平仲善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故也

產惠人也
不如管仲
○孔子謂宓音密通作宓子賤曰子治單父

音甫單父魯邑今山東單縣衆悅子何施而得之也說苑作其語

者對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使民之有老父弱子恤

諸孤諸孤謂鰥寡孤獨言恤之使皆得所而哀喪紀紀事也哀之親者

孔子曰善句小節也小民附矣附歸猶未足也曰不

齊也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

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

矣友者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上行而下效也友所中

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也曰此地有賢於不齊者五

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

子嘆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昔堯舜聽天下聽猶

務求賢以自輔夫賢者百福之宗也孟子其君用之

神明之主也書使之主祭而惜乎不齊之所治者小

也所治者大則庶幾矣說苑作其與堯舜繼矣韓詩

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賑困窮補

不足孔子曰是小民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

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

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

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孝弟矣所

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

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所為者小也為之大

功乃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

似之○子貢為信陽宰信陽春秋楚地今河南屬郡將行辭於孔

子孔子曰勤之慎之奉天之時說苑子貢為信陽令

力之順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也少事君

子豈以盜為累哉說苑賜少而事君子孔子曰賜爾

之未詳夫以不肖伐賢是謂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

伐也緩其令急其誅是謂暴也取人之善以自為已

是謂盜也盜非竊財之謂也說苑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

曰知為吏者奉法以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

此怨之所由生也利民樹德治官莫若平治一臨財

莫若廉廉平之守守執不可改也匿人之善斯謂蔽賢

蔽賢揚人之惡斯為小人內不相訓而外相謗

非親睦也言人之善若已有之若已有善則必不匿言人之惡

若已受之若已受惡則必不揚故君子無所不慎焉說苑匿人之善者

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不內相教而外

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

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

慎言語先已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子

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信矣入其邑曰善哉由也忠信以寬矣至其庭曰善

哉由也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時為御而問曰夫子未

見由之政而三稱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

矣入其境田疇盡易易治也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

恭敬以信能節民力故其民盡力也入其邑墉屋完固詩韓

作甚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能裕民財故其民不偷也

尊

至其庭庭甚清閒諸下用命諸下胥此其明察以斷

敏於政事論語故其政不擾也以此觀之雖三稱其

善庸盡其美乎韓詩外傳同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

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喜亂

哉國乎從者曰夫子入晉境未久也何其朝之不一

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糴

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

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強也吾

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

以知其國之亂也善觀人國者知延陵季子之所以

識晉者則知吾夫子之所以取子路者矣有民社之

寄者欲善其政○楚昭王渡江昭王江中有物大如

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恠之問群臣莫能

識之使使問於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萍草可剖而

之實

食之吉祥也唯霸者國語霸把也把持為能獲焉王

食之大美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其然大美下一本

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鄭國在西都今華過乎陳之

野陳國今河南陳州聞童謠徒歌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

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此楚王之應也吾是以知

之○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齊侯恠

之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祥

災也昔童兒屈一脚振肩而跳且謠曰天將大雨商羊

起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趣音促治溝渠趣速

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大霖雨以霖水溢泛諸

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

有徵矣說苑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觸王舟止

名萍實令剖而食之唯霸者能獲之比吉祥也其後

齊有飛鳥一足來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齊侯大恠

之又使聘問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溝

渠天將大雨於是如之天果大雨諸國皆水齊獨以

安孔子歸弟子請問孔子曰異時小兒謠曰楚王渡

江得萍實大如拳赤如日剖而食之美如蜜此楚之

應也兒又有兩兩相牽屈一足而跳曰天將大雨商

羊起舞今齊獲之亦其應也夫謠之後未嘗不有應

隨者也故聖人非獨守道而已也賭物記事即得其應矣

六本第十五

孔子曰行已有六本焉本立然後為君子論語君子

而道生易正立身有義矣而孝為本孝百行喪紀有

禮矣而哀為本喪與其易戰陣有列矣而勇為本

發先治政有理矣而農為本君以民為天居國有道

矣而嗣為本太子天下之本也生財有時矣而力為

本生財大道在置本不固置立無務豐末豐培使大

未雖豐而必覆大學其親戚不悅無務外交先自薄

本亂而末治者否矣所為其所厚者薄而其事無終始不終無務多業終

副始業雖聞記不善荒唐繆無務多談書肆說鈴比

多而無成平近不說悅同無務脩遠遠近悅而後是以反本脩邇君

子之道也夫子因論六本而縱言至此皆欲人反本

本立焉然後為君子立體有義矣而孝為本處喪有

禮矣而哀為本戰陣有隊矣而勇為本治政有理矣

而農為本居國有禮矣而嗣為本生財有時矣而力
為本置本不固無務豐本親戚不悅無務外交事無
終始無務多業聞記不善無務多談比近不說無務
脩遠是以反本脩邇君子之道也天之所生地之所
養莫貴乎人入之道莫大乎父子之親君臣之義父
道聖子道仁君道義臣道忠賢父之於子也慈惠以
生之教誨以成之養其誼藏其偽時其節慎其施子
年七歲以上父為之擇明師選良友勿使見惡少養
之以善使之早化故賢子之事親發言陳辭應對不
悖乎耳趣走進退容貌不悖乎目卑體賤身不悖乎
心君子之事親以積德子者親之本也無所推而不
從命推而不從命者惟害親者也故親之所安子皆
供之賢臣之事君也受官之日以主為父以國為家
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義故其君亦有助之以遂其
德夫君臣之與百姓轉相為本如循環無端夫子亦
云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行成於內而嘉號布於外是
謂建之於本而榮華自茂矣君以臣為本臣以君為
本父以子為本子以父為本
○孔子曰良藥苦口而利
本棄其本者榮華稿矣

於病忘言逆耳而利於行語曰苦言藥湯武以諤諤

而昌諤諤抗直之言桀紂以唯唯而亡唯唯從順之

故雖不善而人亦莫君無爭臣父無爭子兄無爭弟

之違也唯一作嘿夫無爭婦士無爭友而無其過者未之有也說苑孔子曰良

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故武王諤諤

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臣父無諤諤之子兄

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也故曰君失之臣得之

以爭父失之子得之以爭兄失之弟得之以爭夫失

之婦得之以爭已失之友得之以爭已是以國無危亡

之兆而家無悖亂之惡父子兄弟無失而交友無絕

也友得之下說苑作故推家悖友以得聞過而改之也

○孔子曰忠臣之諫君有五義焉一日譎諫譎寄其

自牖之義或二曰慤諫慤其辭三日降諫卑屈其

主于四曰直諫直道而言五日諷諫托事

使言之者無罪聞唯度主以行之當君之過失者危亡之

之者足以戒也謂亦然吾從其諷諫矣乎謂見君之過失而不諫

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忍為也

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身亡者仁人所不為也

也是故諫有五一日正諫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

意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

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危身而終不用

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治之諫而殺之曹羈合禮辭

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之而曹羈合禮辭

詢曰伍舉進隱語楚王浮蓋甚茅焦解衣危論秦帝

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顧用之之術何如耳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

二卦喟然而歎子夏避席問曰夫子何歎焉孔子曰

夫自損者必有益自益者必有以決之決損吾以是

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子曰非句道益

之謂也所以自損者道彌益而身彌損德愈盛而夫

學者損其自多

不自有也

以虛受人

虛如虛心之

故能成

其滿

受人之益老子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

博哉天

道成而必變

成謂成物成而

凡持滿而能久者未嘗

有也

持滿者不能虛受而天下之善

昔堯居天下之

位猶允恭以持之克讓以接下

善帝堯允恭克讓是

談千歲而益盛迄今而愈彰迨至夏桀昆吾昆吾夏

桀為自滿而無極充意而不節斬刈黎民如草芥焉

天下討之如誅匹夫湯放桀併是以千載而惡著迄

今而不滅是非損益之徵與說苑孔子讀易至於損

而問曰夫子何為歎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

缺吾是以歎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孔子

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虛受之故

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昔

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虛靜以待下故百載

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昆吾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

故當時而虧敗迄今而逾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

曰謙也者致恭以存其社者也夫豈明而動故能大

苟大則虧矣吾戒之故曰天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

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

地盈虛與時消息上四句見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

易豐象傳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

輿而遇三人則下二人則軾軾車前調其盈虛故能

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說苑同淮南子孔子

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故物或損之而

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

於河雍之間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謂

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匹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以言六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擄於晉陽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孔子曰吾死之後則商也日

益賜也日損曾子曰何謂也子曰商也好與賢已者

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處此商之所以益賜之所以損也說苑孔子曰在死之後商也日損商也好與賢已者處賜也好悅不若已者

不知其人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地視

其草木皆以彼知此也孟子觀遠臣以其所爲主意同故曰與善

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一作蘭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

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

與之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是以君子

必慎其所與處者焉說苑作君子慎所藏蓋物有相染也惟人亦然墨子見染素絲

者而嘆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入者變其色亦變五人而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人非上

智下愚而有不移於所染者乎善惡之有習而成也其在所與處者之善與不善而所染者之當與不當

爾

孔子家語卷之三終

孔子家語卷之四

擲陽何孟春註

辯物第十六

邾音談子朝魯

邾今山東屬縣左傳昭公十七年邾子來朝

魯人問

公與子

問曰少昊氏以鳥名官何也

少昊姓巳名摯黃帝子玄囂以金德王天下號

金天氏能脩太昊對曰吾祖也我知之昔黃帝以雲紀

官黃帝少典之子姓公孫名軒轅代神農王天下有

土德瑞土色黃故曰黃帝以受命有雲瑞故以雲

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春官為青雲氏夏官緜雲氏秋

雲炎帝以火曰炎帝教民農事又云神農以受命有

火德以火紀官故為火師而火名春官為大共工以

火夏官鶉火秋

火中官中火

水共工名康回以計狹竊得冀方在神農前太昊後

水夏官南水秋官西水太昊以龍德繼天而王故風

儀有聖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伏制犧牛又云伏

名春官為青龍夏官赤龍秋官白龍冬官黑龍中官

曆大庭為居龍氏治屋廬混沌為降龍氏驅民害陰

源其義一也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是以

紀之於鳥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知天

歷則見故各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燕以春分伯

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一名鷦以夏青鳥氏司

啓者也青鳥鷦鷯也鷦同鷦一作鷦丹鳥氏司閉者

也丹鳥鷦鷯也似山鷄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綠

正之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鷦鷯也鷦鳩孝睢鳩氏司

馬也睢鳩王睢也鷦而有別鳴鳩氏司空也鳴鳩鷦鷯也

布穀詩鳴鳩在桑其子七兮言食子朝從上爽鳩氏

司寇也爽鳩鷹也鷦鷹主搏擊盜賊鷦鳩氏司事也鷦鷯

也春來冬去故為司事本草鷦鷯多鳴卑雅以為五

鳩鳩民者也鳩聚也治民尚五雉為五工正雉攻木

之工也東方鷦鷯搏埴之工也伊南翬雉飭五色之工

也北方鷦鷯攻埴之工也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雉夷也夷平也器用利

扈為九農正春扈鷦鷯言分循也相五土之宜趣民

馬麟者聖人之瑞夫子傷焉蓋自感也公羊傳顏淵
麟孔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
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
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
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
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
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
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
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又家傳稱
孔子未生時有麒麟吐玉書於闕里其文曰水精之
子繼衰周而素王顏氏異之以繡紱繫麟之角信宿
而去懷妊十一月生孔子後西狩獲麟其紱在馬孔
子解紱而自傷也此事出於附會殆未可知雖
然麟之為聖人出則天道昭然有不可誣者

哀公問政第十七

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書策竹書載古聖王之政多矣曰文武者蓋自其近稱之亦憲章之意也其人存則其政

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指文武天道敏生生物之速地道

敏樹言敏生則樹在其中矣而人道敏政夫政也者

猶蒲盧也蒲盧陸佃作果蠃沈括作蒲葦自敏樹言

果蠃捷泥作房如併竹管取桑虫負之七日而化為

子其祝聲可聽法言曰祝之曰類我蓋其音云也一

名蒲盧中肅致也者蒲盧也筆談蒲盧說者以為果

贏疑不然蒲盧即蒲葦耳人之為政猶地之藝蒲葦

遂之而已亦行待化以成政在化民民故為政在於

其所無事也化則政成矣故為政在於

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即道也而曰

體甚大在人心之親切者仁者人也人為之所以親親

惟仁耳能仁則進於道矣仁者人也人為之所以親親

為大仁之用莫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大於親親義者宜也尊賢為大義之用莫親親

之教教記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孟子親親仁也尊賢

者而禮者政之本也記作在下位不獲乎是故君子

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

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有五

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君臣父子也父子也父子夫婦

也夫婦昆弟也兄弟朋友之交也朋友五者天下之

達道也知仁勇三者知此強此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一者誠也或生而知之也或學而知之也

或困而知之也勇及其知之一也誠也或安而行之也知

或利而行之也仁或勉彊而行之也勇及其成功一也者一

誠也誠所以自誠也知之成功一者即所謂所以行

之者一也而知行有生安學利困勉之不同故誠亦

有誠者誠之者之不同也記此章下曰誠者天之道

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是也上見記中庸篇此下有

乎知云云○宰我問於孔子曰吾聞鬼神之名而

不知其所謂敢問焉孔子曰人生有氣有魂氣與魂

充於四肢百骸為氣也有魄魄是精氣之氣魂魄會謂

之生氣聚則魂魄氣也者神之盛也魄也者鬼之盛

也氣載魂交魄者也言氣則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

有氣載魂交魄者也言氣則魂在其中矣言魄則必

所謂鬼神言人之生者也人生一身有陰有陽陽主

運用陰主藏受運用是魂藏受是魄魄陽而魄陰也

陽為神陰為鬼魂為神魄為鬼道書亦曰魂陽神也

魄陰神也盛者就其偏而言之者也記鬼之盛也下

接合鬼神與神教生必有死有聚必有散氣散則魂魄

之至也云云

死必歸形魄歸于地謂之鬼魂氣歸于天謂之神
下而魂上升也重濁者下而輕清者上也此所謂鬼
神言人之死者也鬼之為言歸也神之為言升也魂
氣升天而亦曰歸者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自無而合
有也死而氣散復自有而無也是亦歸之而已矣合
鬼與神而享之教之至也則形魄歸于地魂氣歸于天
孝子於何用情於是有享祀焉享之者所以合鬼與
神也記郊特牲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
諸陰陽之義也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合鬼神也
中庸曰使天下之人齋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間
而如將見之不在其右非合鬼神之所致乎享祀之間
教之情於是乎盡而聖人之制禮所以為是故築為宮
室謂廟設為宗桃宗廟太祖及左昭右穆春秋祭祀
以別親疏遠邇宗廟親而邇月祭桃教民復古復始

吾之前為古吾所自為始不敢忘其所由生也宗廟
尊祖親禰所以反古復始皆吾之所由生也記此尊其生必致其敬古聖之道
下有衆之所服自此云云說苑孔子曰吾於甘棠見宗廟之敬
仁人之德教也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萬物古
聖之道幾哉仁昔者文王之祭也事死如事生
鬼宰我問思死者而不欲生欲猶得也思親之死而
不欲生也亦通忌日則必哀記君子有終稱諱則如
見親諱親名也生日名死曰諱稱諱唯當祀時以配
祀之忠也盡心事如見親之所愛如欲色然
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今借以謂二親文王之詩也
敬而致

之敬記又從而思之祭之日樂與哀半致之必樂致

作饗樂樂已至必哀哀其終往記此下有仲尼嘗奉

其言語有先孝子之情也文王為能得之矣中庸稱

後詳略之異公為達孝而此獨曰文王者孝於文王至矣武王周

公則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

顏回第十八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東野

畢莊子作稷御又作馭使馬也顏回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必

佚也佚與逸同奔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護人

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校人掌養曰東野畢之馬佚兩

駢裂兩服入廐兩服馬在中兩駢兩服之外馬謂定

公越席而起曰趨音促駕召顏回回至公曰前日寡人

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御善則善矣然其馬將必

佚不識吾子何以知之回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者帝

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巧一作工造父周穆

王得八駿馬遊行天下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

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車執轡

銜體正矣銜街與體步驟馳騁朝禮畢矣調集其馬

中規中矩盡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

已求猶責也臣以此知之公曰吾子之言其義大矣

願少進乎回曰臣聞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馬窮則佚自古及今未有窮其下而能無危者也

有變此篇荀子所載同劉向新序顏淵待魯定公于臺東野畢之御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以告左右曰吾聞之君子不讒人君子亦讒人乎顏淵不悅歷惜而去須臾馬敗聞矣定公躐席而起曰趨駕請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向寡人曰善哉東野畢之御也吾子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不識君子何以知之也顏淵曰云云定公曰善可少進與顏淵曰獸窮則觸鳥窮則啄人窮則詐自古及今窮其下而能無危者未之有也詩曰執轡如組兩駮如舞善御之謂也定公曰善哉寡人之過也莊子呂氏春秋則以為顏闔對莊公之言也莊子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公以爲文弗過也使之鈎言而反顏闔過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馬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馬故曰敗呂氏春秋東野稷以御見云云莊公曰善以為造父不過也使鈎百而少及

馬願闔入見莊公曰子遇東野稷乎對曰然臣遇之其馬必敗莊公曰將何敗少頃東野之馬敗而至莊公召顏闔而問之曰子何以知其敗也顏闔對曰夫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造父之御無以過焉卿臣遇之猶求其馬臣是以知其敗也故亂國之使其民不論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危為法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民進則欲其賞退則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則以為繼矣以為繼知則上又從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讐也由是起矣故禮煩則不莊業煩則無功令苛則不聽禁多則不行桀紂之禁不可勝數故民困而身為勤極也云云此窮其下者之必危也太公陰謀箴之書曰馬不可極民不可劇馬極則躓民劇則敗視此篇言簡而理亦盡矣

○顏回問君子孔子曰愛近仁愛人為心則無伎度近智度事而知是非邪正為已不重無私為人不輕能待物君子也之辨矣夫顏回問小人孔子曰毀人之善以為辨不惟不能

狡訐懷詐以為智不惟無所幸人之有過不惟重於

耻學而羞不能於人有學而耻之則媚妬生於人不

而又羞人之不能也小人也○顏回謂子路曰力猛

於德而得其死者鮮矣特力不尚德必難以善終盍慎諸馬由回以

勇故箴之夫子嘗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後卒○叔孫武叔見於顏

回武叔多稱人之過而巳評論之論語叔孫武叔毀仲尼彼于聖人而

尚加毀其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

美已言人之枉非所以正已則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

則稱已則怨益亡夫在上者有善尚推之人而惡以引諸已誠懼夫爭與怨也苟言人之惡言人之枉不免於薄德之議矣而何美已正已之有故君子攻

其惡無攻人之惡君子知內省自脩而已

子路初見第十九

子路初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劔子曰吾

非此之問也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

乎異言子路曰學豈益哉說苑作學亦有益乎子曰人君而無

諫臣則失正無一作人救正士而無教友相教戒則失聽

失所依聽一作德按此御狂馬不釋其策鞭操弓不

反於檠檠同警所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繩木從

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亦必順成其志而善告矣之毀人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也子路曰

南山有竹弗揉自直斬而用之射以達於犀革達一作通

犀最堅之以此言之何學之有說苑又無所學為乎美子

曰括而羽之括箭筈羽以揚之使及遠周鏃而砥礪

之鏃箭刃礪以利之使透物周其入之不益深乎此

也益子路拜曰敬受教哉說苑○子路將西行辭於

孔子子曰贈汝以車乎贈汝以言乎行者必以贈君

子路曰請以言子曰不彊不遠彊所以自立即論語

遠非彊不能勝之不勞無功勞勤功效也無所為於

不忠無親已不能盡心以為人即不信無復復踐言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言而不恭失禮行禮貴恭若傲

不信又何以副其實耶惜之氣見於

肢雖有節文慎此五者可以長久矣子路曰由請終

不為用矣說苑○澹臺子羽有君子之容而行不勝其

貌宰我有文雅之辭而智不克其辯表記君子服其

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

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服而無其容耻有其容而無

其辭耻有其辭而無其德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當

耻有其德而無其行也孔子曰語云相馬以輿當

其駕車相士以居當觀其獨弗可廢矣以容取人則

失之子羽羽但有以辭取人則失之宰予子但長於

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

而觀其行予於子改是是也史記載澹臺滅明狀貌

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脩行

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南游至江從弟子三

百人設取與去就名施乎諸侯孔子聞之曰吾以言

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據史記所載則

子羽形陋而行高所引孔子之言與此言同而意則
反矣或問孔子於二子而有取人不勝之失知人之
難則固然耶韓非子以為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
今新濤濫於宰予世主之聽眩於仲尼苟悅其言因
任其人則焉得無失乎非之警世主似矣而以仲尼
為真失實則非也王充書又謂孔子相子羽而失之
不審何隱匿微妙之表也相或在內或在在外或在形
體或在聲氣察外者遺其內在形體者亡其聲氣甚
矣此術士之鬼談突見漢儒之陋何至此極也孔子
謂失之云者欲人知言貌之不可以取人耳論語始
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
觀其行蓋亦托諸身驗者言之以教人之意論篤是
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此言又誰為哉韓非王充之
徒殆是察人前不可與說夢耳魏王朗相論曰仲尼
之門童冠之群不言相形之事仰亦難據故也古之
人固有懷不副其貌行不稱其聲者是故夫子以言
信行失之於宰予以貌度性失之於子羽聖人之於
聽察精矣然猶或有所不得以此推之則彼度表捫
骨指色摘理不常中必矣若夫周之叔服漢之許負
各以善相稱於前世而世傳記其效驗之尤著者不

過公孫氏之二子與
夫周氏之條侯而已○孔蔑問行已之道子曰知而
弗為莫如勿知知善也徒知無親而弗信莫如勿親親賢也徒親無樂之方至樂而弗驕驕順適斯樂而不
患之方至思而弗憂憂防且思而能孔蔑曰行已乎言行已之道如是子曰攻其所不能已有所不能備
而已乎已止也子曰攻其所不能當專治之其所不足必求全焉母以其所不能疑人不能疑我
亦毋以其所能驕人驕不以我之能終日言無遺已
之憂循理而言終日行不遺已之患順道而行
惟智者有之故恐懼所以除患也恭敬所以越難也
終身為之一言敗之可不慎乎

在厄第二十

楚昭王聘孔子魯哀六年孔子年六十二史記孔子遷于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于城

父間使人聘孔子在陳蔡孔子往拜禮焉一作路出於陳蔡

陳蔡大夫相與謀曰孔子聖賢其所刺譏皆中諸侯

之病若用於楚則陳蔡危矣今者又留陳蔡之間諸

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

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皆危矣於是乃相與

發徒兵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朱子曰是時陳蔡臣

孔子陳蔡大絕糧七日無道所通藜藿不糝充

夫安敢圍之者皆病論語子在陳絕糧從者孔子愈慷慨講誦絃

歌不衰史記此下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

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

子曰非也予以貫之孔子知弟子有愠色乃召

子路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詩小雅何

篇率循也言非虎兕而循曠野也吾道非乎吾奚為至於此子路愠

作色而對曰君子無所困意者夫子未仁與人之弗

吾信也意者夫子未智與人之弗吾行也且由也聞

諸夫子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禍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今夫子積德懷義行之久矣奚

居之窮也疑尚有子曰由未之識也吾語汝汝以仁者為必信也則伯夷叔齊不餓死首陽史記伯夷叔齊讓國而逃

武王伐紂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在河東蒲坂華山此汝以

智者為必用也則王子比干不見剖心此比干紂紂諸父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汝以忠者為必報也則關龍逢

不見刑臣以諫被殺汝以諫者為必聽也則伍

子胥不見殺將伐齊子胥逃楚事吳左傳哀十一年吳

鮑氏復返王問之賜以死孔子進楚聘夫遇不遇者

時也賢不肖者才也君子博學深謀而不遇時者衆

也賢而不遇其時亦不能行然則君子何獨丘哉且

芝蘭生於深林不以無人而不芳君子脩道立德不

為窮困而改節荀子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

也感為之者人也一謂為善為不善在人也生死者命也

是以晉公子重耳之有霸心生於曹衛左傳僖二十

重耳之亡也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及曹曹共公聞其

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二十八年晉侯侵曹

伐衛衛侯出居于襄牛晉越王句踐之有霸心生於

侯入曹執曹伯界宋人會稽左傳哀元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

十三年於越入吳十七年再伐吳二十三年滅吳則

越之霸孔子卒已七年不及見也會稽山在山陰縣

南齊桓公小白之有霸心生於莒左傳莊八年齊無

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亂作之明年齊人殺無知齊小白入於齊僖九年會

諸侯盟于葵故居下而無憂者則思不遠處身而常

逸者則志不廣孟子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

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

身行誦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
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
聲而後庸知其終始乎始困終達誰能預期子路出召子貢告

如子路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

子盍少貶焉子曰賜良農能稼不必能穡必能種之未必能獲

之歲有良工能巧不能為順能巧於工而不能順君

子能脩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不必其能容能盡其在

已而不能必其在人道不可在也今爾不脩爾道而求為容賜爾志

不廣矣思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告亦如之顏回曰

夫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

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脩也是吾醜也

夫道既已大脩而世不我用是有國者之醜也已無

與矣夫子何病焉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

曰有是哉牛疏之濇難為鱸鮪而蜂顏氏之子使

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之主財心相同也

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糗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

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

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于比

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

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才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

時者多矣何獨丘哉夫蘭芷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
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
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
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
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

博學深謀脩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
晉公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向踐霸心生於會稽
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吾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
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韓詩孔
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
食藜藿不糝弟子有饑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
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
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
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
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伍子比于何為割心而
死子以義者為必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
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
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為肉枯
葉公子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
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
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
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苟遇其時何難之有
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而逃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
遇堯也傳說負壤土而伏板築以為大夫則其遇武
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誦五味而立為

相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
屠牛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
束縛膠目居檻車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
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
其遇秦繆公也虞立名聞天下以為為令尹而讓於孫
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知
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不得伯樂安
非無驥狀也夫世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
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芷生於茂林之
中深山之間不為人莫見之故不芬芳夫學者非為通
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
感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
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為免
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又何位之有乎夫桀殺關龍
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
比干不慧乎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務學
脩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於是使子貢至
詩曰鶴鳴九臯聲聞于天說苑同焉於是使子貢至
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史記並同記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

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諸侯有如子
貢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王
之將率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
者乎曰無有且楚之祖封於周號為子男五十里今
孔丘迷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
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
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據土壤賢弟子為佐非楚
之福也昭王乃止朱子曰善社地七百里恐無此理
按小司馬索隱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必立社則七
百里者乃七百社而一萬七千五百家之地也非實
地也

○孔子遭厄於陳蔡之間絕糧七日弟子餒

病孔子絃歌

說苑彈琴而歌兩柱之間

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

乎孔子弗應曲終而曰由來吾語汝君子好樂為無

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懼也其誰知之子不我知而從

我者乎子路不悅援戚而舞戚斧也左傳朱干玉戚以舞大夏說苑作授干

而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脩樂不休子路愠見曰

夫子之脩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日齊桓

霸心生於莒句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

氏左傳晉獻公聽驪姬之譖出重耳於蒲而代諸蒲城重耳奔狄故居不幽則思不

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興明日免

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遭此難也其弗

可忘矣弗忘此難與毋忘帶鉤巾車之意同非為念其讐也孔子曰惡是何言

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

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之人君不困不成

王烈士不困不成行一作烈士不困不成行不彰昔者湯困於夏臺

史禁後所封國在南陽宛縣之西非囚湯地文王困

於姜里史紂囚西伯姜里今秦穆公困於殺左傳傳

年晉及姜戎敗秦師於散秦伯素服齊桓困於長勺

左傳莊十年公敗齊師於長勺魯地句踐困於會稽晉文困於驪氏

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

而難言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卦辭

聖人所與人難信也說苑陳蔡之間吾與二三子庸

知其非激憤厲志之始於是乎莊子孔子窮於陳蔡

羨不穆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

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茲歌

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

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賜細人也召而

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

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

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

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

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

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

入官第二十一

子張問入官於孔子子曰安身取譽為難安身所以

難安所以又其位不獲乎上身子張曰為之如何子曰

已有善勿專善善政勿專若不自已教不能勿怠教

也勿怠則不已過勿發人之罪失事已失言勿倚有

失言勿待角之勿發不善勿遂政有不善勿遂之行

事勿留事之善者即行而勿留之留如留也君子入官

自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政從而且夫忿數

者獄之所由生也數屢也忿數則事多抑枉刑不距

諫者慮之所以塞也距諫則善言不入一已之慢易

者禮之所以失也既忽於事必怠惰者時之所以後

也不勤於事則失其機奢侈者財之所以不足也專

獨者事之所以不成也不知任人則力必有不君子

入官除此六者則身安譽至而政從矣故君子南面

臨官而公治之精智而略行之思之當極其詳行之當務其大進是

利而除是害無求其報焉是故臨官不治則亂亂者

反書惟治亂生則爭之者至明君必寬宥一作以容

其民寬者有所縱慈愛以優柔之詩不剛不柔而民

自得矣其所得君上者民之儀也儀法也式也詩儀刑

邦一人元良萬有司執政者民之表也司掌也執政者

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

邇詩赫赫師尹民具爾瞻邇臣便辟者群僕之倫也

君者所職使令而已是僕御之類也故儀不正則

民失表不正則百姓亂邇臣便辟則群臣汚矣節不

立也記邇臣不可不古者聖主冕而前旒冕祭服之

慎也是民之道也古者聖主冕而前旒冕祭服之

纁纁前低一寸二分以其略悅而謂之冕旒垂玉也冕

前後有旒旒冕九旒旒冕七旒旒冕五

三旒玄冕 所以蔽明也旒垂過目不欲聞統絃充耳統纓從下而上

絃冠之垂者在所以掩聰也不欲聞水至清則無魚

人至察則無徒親附不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

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揆之於法而度之使民自索其情蓋人君

之術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如此民有小罪必求其善以赦其過民

有大罪必原其故推原其所以然得從未滅以仁輔化求善原故為有罪者

求可免之路是以仁輔政化也如有死罪其使之生則善也於死罪而使之

生為當死者求可先之路則仁之至也何善如之是以上下親而不離道化

流而不蘊無雍蔽此治民之至道矣入官之大統矣統

大紀綱也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不使然真古聖王治天下之道也於入官何有子張

既聞斯言退而記之籍記之不敢忘○子路問於孔

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子曰無也君子之脩行也其未

得也則樂其意樂其為治之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樂其已治

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得也患弗

得之荀作則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論語其未得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

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荀并說○曾子

敝衣敝壞也而耕於魯魯君聞之而致邑焉說苑魯君使人致邑

此脩請衣曾子固辭不受使者曰先生非有求於人人

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吾聞受人施者 常畏人

恐其責報於已與人者常驕人矜其有德於物縱君有賜不我驕也
吾豈能勿畏乎吾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孔
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不動於利則物莫
其節不然則人何以稱其廉哉全矣

孔子家語卷之四終

